

重刊總校官侍郎臣秦鴻鼎

學士臣王九任

分校官編修臣薛 庚

書寫儒士臣汪文藻

國監監生臣林其衣

臣黃士幹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四十二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八

仰止堂

輿地紀勝堂在循州郡治本綏寧堂近易名仰止漳州清漳志堂在學之東偏紹興二十六年教授陳知柔繪六一

先生而下十餘公像而祠之并記其事記云右六一先生而下十餘公畫像舊得闕本或好事士大夫家藏咸謂逼真比因葺齋宮廣東偏焉直舍命工圖諸壁使學者知所慕鄉焉嘻道學失其傳久矣使天不生是數君子者天下不爽殆如無有也禹功萬世賴而韓吏部以孟子配之蓋以正人心息邪說之功等而上之與救人於魚腹之中其輕重較然明甚上方觀人文以化成天下是數君子要與漢唐諸儒從祀七十子之列然後吾道益尊今育其形容以警動學者非予之私也他日當訪求孫泰山石徂徠胡安定諸公之像以足之庶幾無遺恨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主欽之母忽祠堂今廢矣宋張南軒集宋子飛仰止堂記武夷宋子飛蓋游從之舊也戊寅之夏自其鄉觸熱來訪于瀟水之上留既越月方念

無以答其意者予飛謂某曰某家有小堂而直西山欲以仰止名之何如
某曰請無以易斯名而某願為記之子飛曰諾子之名是堂也豈徒取其
偉觀乎哉而某之高記也亦豈復欲其境物之勝抑將同名以達義庶幾
相與之意云耳噫人主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同體出乎萬世之下而與聖
人同心其惟仁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蓋嘆息焉曰詩之好仁
如此仁之為道論其致極雖曰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然而聖人之教
人求仁則具有塗轍論語一書明訓備在熟讀而深思深思而力體優游
厭飫及其久也當自知之有非人之所能與矣古之人起居寢食之間精
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為不知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戚
蓋其中心汲汲於求仁而已是道也夫人皆可勉而進而用力者鮮無他
所以病之者多矣病之者多而不求以去之期焉完人甘以是終其身豈
不大惑故學莫強於立志莫速於善思而莫害於自畫莫病於自足莫罪
於自棄今子飛既以是名堂將於其間將詠仰止之詩以深念聖人之意
當必慨然有感於中其惟篤信勿移弗得弗措期至於古人之域則如某
者亦有望於切磋之益焉是以樂記之也黃勉齋集仰止堂記 仰止堂者
丞相正獻陳公舊第之東偏晦庵文公朱先生嘗館焉文公樂其道而忘

人之勢不遠十里而勒館人正獻公樂道而忘勢折輩行館而與之友二公之在此堂道相與也堂之面其山曰壺公峻援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建也文公之館於此正獻公之子皆振衣焉太府寺丞必長而益嗜學思文公而不得見登其堂望其山如見其人焉取高山仰止之義以名之既與朋友講習於其中而屬餘焉之記聖賢之主斯世盛德至善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豈自外至哉秉彝好德良心之不自已也學者之於聖賢思其居處而起敬焉豈特聞風而悅之哉尊德樂道志於學者之不能已也寺丞之名此堂可謂良心之發而能志於學者矣抑因是而有感焉道原於天聖賢體天立道而示諸人若喬嶽然可望而登也人皆仰之然無日者不見資稟累之也遂歎者不見物欲累之也指一草木而謂之山見之偏且小者也有見矣趨而下焉捨焉而人幽也既趨矣峻則止焉半途而遂廢也此豈其無人心而不知學哉心不克學不力也今之學者有不踣此者乎吾懼斯道之日晦也誠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體高山景行一仰一行相為先後之意循序而漸進自強而不息始見其獨高終見其卓爾羹牆與立無非道也則於斯堂之義庶乎無愧矣豈有他哉充其好德之心屬其好學之志也寺丞立朝臨政能任道者

也故推其所感者以起之且示同志使有警也

敦止堂

宋胡仁仲詩君不聞伊摯初耕有莘野祿之弗顧千駟馬春作秋成

隨老農貧賤甘心萬人下一朝翻然感三聘五就成湯五就夏悠悠如雲行太空竟使三風變為雅東西南北賴來蘇天下農夫誰似者又不聞傳說安身操版築遠離世間名與祿那知商帝夢中形遠近搜求不容伏草茅夕起朝為相伴后從繩正如木四海俊人咸風起跋扈諸侯盡臣僕功臣止見顏容改丁丁壯心無反覆平生懶性願退藏退藏恐遂成荒唐困求古人作繼成管寧華散情所當齊名遜迹俱鋤菜擲金不顧為人量詩書沮豆化遼海威武富貴何披猖初羊雇名大可恥末路高風好思長有志君當學伊傳忘情我不傲義皇願如幼安有終始進退致宜消詳

鑒

止堂

肇慶崧臺志堂在設廳之右舊名枕書改今名宋吳芾詩道人本無俗肯與世浮沉堂對一池水淨觀千古心月高天宇豁風

靜夜堂深此意知誰會冷然撫素琴元陸子方詩流水涓涓止水停要令漱玉結層冰深溪不泛桃花出誰識仙源在武陵茅山續志張仲舉詩步虛聲起繞玄雲石乳烟銷夜半分

止戈堂

肇慶新昌國志城南小教場廟止戈堂久

廢武陵園經志趙師恕止戈堂記 天下郡國以武得名者莫先於武陵

實先漢高祖所置也屬邑別有義陵後漢省之晉潘京對趙猷猷謂郎初

名義陵世祖徙郡東出始更義曰武京本郡人言四百年前事已如此猷

誤樂廣者恨京不學始指此類余所居官未始換易扁榜而此堂故號猷

觸余先君子諱不可不改論武之德極於止戈郡得武名最先當表而出

之故以止戈名堂實為宜稱且不應移他所也著雍闕茂極陽丁卯與張

敬夫馬會叔何德器飲酒堂上因屬敬大書而揭之并刻此告來者福州

三山志止戈堂今安撫廳後架閣庫之北舊甲仗庫置大廳東顧嘉祐四

年燕司封度增置甲仗庫於安民堂東自慶曆後設廳之北惟日新而止

元豐四年十一月劉侍制瑾始創架閣庫於堂北前作大門謹啟闢之時

復開庫後為堂曰武備東西北列甲仗庫又為大門其南而旁為便門二

局鑄嚴固於是舊甲仗二庫皆廢建炎四年建寇猖獗程待制邁乞師于

朝乃出禁旅命孟參政度韓少師世忠討之紹興二年賊平遂更名堂曰

止戈有來者皆子瞻孫近江蘇許公既成之李綱題于壁張當其東郭南李

年汪侍郎應辰命移使院趙侍郎子某繼之以不便遂移今所舍用架閣

庫及通止戈堂門也。今蘇州之堂門南米為五司。即蘇州西馬
城官直舍即蘇州西馬蘇仲滋詩建州紙隸敢滔天亂鎮妖腰伏乃怒
獻賊牙門森戟森解嚴後無戰戈鋌勢歸宣潤奇才客教賜者馬賸米船
勦課蘇桑陳組豆頑愚悛悟悔從前都上萬家吁盜守日行三百檄書
馳鑾刀短楫相繩隨章甫毛雞亦可入三道來攻吾設儼千艘利涉爾焉
知三州十萬歸農畝索戰無窮歌頌詩楚王禁暴怒京觀漢世殘民嗣
微邊伐叛從來非得已脩文自古屬高賢禽魚草木無根惠鄉校康莊議
論妍盡悴使君朝聽美不然海國豈安全洪炎詩觀山開海兩高深幕府
同開閣古今堂彌止戈賢守意郡名長樂聖君心行看鑄劍為農器即有
飛鷄慕泮林此日東南是洙泗喜聞絃誦發清音眺梁山谷有頑民電
掃風除一聚塵排闥江山千里眼滿庭桃李四時春定知當守思龔遂政
恐攀輿借寇恂誰是諸侯老賓客酣歌應許杜陵人竹溪先生詩不識威
名擅漢廷雲仍今復見材卿萬家桃李栽培盛十里妖氛却掃清羽扇輪
中聊自適風聲鶴唳已驚驚向來雪竇纓威地臘菜詩壇按酒兵一麾
局促楚江東時喜隣藩好信通坐厭文書未墨裏靜思談笑聖賢中浮沈
小試茶書白照眼分膏藟子江想見高堂散危驚鏡追樂事實年豐李忠

定公詩會府繁雄冠列城恩頒符節付名卿
魏魏戰罷烽烟息豺虎銷除
義授清齋閣已聞鈴索靜提封更絕羽書驚
止戈當自號闕始願挽天河
洗甲兵 武備森嚴燕寢東華堂高敞親和通
坐今戈甲韜藏地盡在樽
罍談笑中案上屈盤香篆易庭前磊砢荔枝紅
偃藩樂事今多有更詠周
詩視屢豐汪彥章詩此老曾中百萬軍暫勞試
手大羊群山頭不復望廷
尉柱侯何須用惠文解帶為城聊戮劉賁刀
賞犒便耕雲三山勝處開華
屋千載人傳舊史君 千里關山駟驛飛
天書趣解海邊圍異若方逐蒼
頭起元帥徐時白羽揮翻就鏡歌春舉酒收還
烽火夜開扉向來萬事關
兵氣都作颶光坐上歸張元幹詩隄門直北望
燕山乙巳年來例破殘可
但中原仍禍結誰令東粵獨偷安西師有請君
侯月南顧無憂聖慮寬惡
少至今猶瞻落雲臺須入畫圖看 八州賢拔
喜休兵十騎重來竹馬迎
萬无連紫存比屋十年回首賴長城舉觴談笑
精明甚緩帶登臨步武輕
多是門牆舊賓客願公黃髮佐升平李處權詩
坐見妖氛犯斗魁史君謀
略信雄哉冠如孤光草間出兵似操旆天上
來門館無私千里靜賓朋多
暇百壺開他年入數中書考始識汾陽濟世才
朱韋齋詩高堂巖巖而勢
尊洞見萬里關重門元戎務簡玉帳靜緩帶酌
客娛朝昏憶初餓隸起豈什

一爾十里來照髡將軍攬鏡中憫何異搏虎驅孤豚只今休父八州牧
身佩重寄憂元元驚塵錯莫羽書塞雖有美酒誰同樽沈機且復長轡御
漚懸何啻血面論樓船一夕蜚度海漢家上將來天關狂童束手赴烈火
弼戈不污袂血痕坐燕飲至凱歌入船粟往哺遺民存五兵包裏高閣束
止戈新榜真成言便當頻與方外吏徒倚風月星河翻幾年壯齒飛不收
河濟逆氣腥乾坤知公快挽天河手生脫點虜方游魂權輿閭越聊小試
寧復久此淹遐藩農桑萬里

望公等願見四海無管屯

安堂

宋陳仁山牧萊畦語安堂記 物亦適所安雖于羣禽于羣狐兔于

穴均也特范馬漢馬止也人非范馬漢馬者也宇宙在身今古在心位育
贊襄在手東西存問炊且不及將求安也莫自余隱者也茫焉思焉將求
安焉尚不悟法當何所東平史侯壯年佐宜江郡方當上星辰之履乃以
安名堂侯安乎人情欲安等耳而未易言也聖賢之地位不同義利之界
限甚嚴一以爲樂窩一以爲醢毒一以爲左右逢原一以爲積薪厝火譬
諸器吾亦不知孰置而安也余萬目一世嘗見計利鞭笞初宰初勑航濱
海輟隴坻聞難而征藏星而宿至困且蹙奈何倖倖無須史安也膏梁紙
袴樂閑便靜酣酒癖財因謂之安而金谷之危都鳩之誅景陽辱井之墜

燕巢幕而烟燼焚也豪宗甲邸鼎食戟衛家僮至八百世之求而安者彼
皆襲而有之顧指意使無不快意且懸薄鑽集柄權怙勢竟不免水山之
摧向焉自以爲安者皆危境也人生幾何百年過化求其啖蔬吸水爽猶
無事難已乃以有限之身窮無涯之欲至不滿千萬世談吻斯人也其爵
爵不自休乎其亦有悔乎凡可安而不安非也不可安而溺於安者亦非
也可不可未論也其或有終身不得安者又何也且試以侯較余侯歷仕
途乘未輻輳爲國措置大事俸給駟哄優游閑雅而余隱居刀耕以供伏
臘差可俯仰一世安乎非邪而晨牕夜燈如針氈如判股立程課端踐履
求爲聖賢君子之歸猶日夕遑遑焉恤恤焉幾狂乎韋布士身身太虛一
釋本耳所安何事而豈真無容身之隙蓋有知止而安如曾子而曾何所
知亦有居安資深如孟氏而孟何所居由曾孟而上有安安若放勳而放
勳安其何所安傳有之懷與安實敗名或曰安非令德也聖賢之安則與
世俗異矣以身觀世俗肝肝睚睚卑聞溫飽即擬以遠東幼安之志淵明
容安之規以身觀聖賢千古在前萬古在後曾孟放勳浩莫窺一斑凡世
俗以安爲美者蓋凜焉目三省而猶未安也身吾身也亦聖賢之身也惡
乎安惡乎不安余聞求之六經而得一所世或未知也地廓而平宇觀而

深俗愿而樸仁義爲戶牖道德爲青梁經史百氏爲几榻凡居其中者倚
太山坐平原暴無抗操震憾之恐世間決性命饗富貴之欲者固未嘗躡
足一至或有引而至者亡何厭而棄之余與侯且磨憂且擊撞常恐越其
所而身陷於危險之窅身安矣又安其心焉心安矣又安於聖賢焉安於
聖賢矣又援一世皆安焉此豈易與世俗言哉余別侯歸舊隱侯仕日顯
位日高各易而勉之更數年還以書問侯曰余安矣侯亦安否侯名某字
某

遺安堂

宋魏鵬山大全集疏

萬物之生洪纖鉅細各得其分

鳥不能以自安見朕春秋諸侯之所易也而不出於天子之命則不安稻
錦民生日用之常也而衣食於三年之喪則不安晉武公必請諸天子之
使率我必問諸天子使意所欲爲居之而安莫以請問爲也人之情至於
繚繞覆護皆非天理之正然驗天理之正則莫切於此儻於是而有得焉
則浩然天地之間死生利害之變舉不足以易吾守况其餘乎史君以遺
安堂記相示用述安之爲義識其後云任希夷詩
廬所不能毀者一人焉眉山史伯存是也守其節不辱非難也而全身遠
害爲尤難非有道者不能也蓋其慕德翁之爲人而以遺安明其所居之

堂將以樂子孫則其素志然也名節隱然千古無愧史君固不言人亦無
爲史君言者里主任某因感其事而賦以詩 苴茅動冀滕屠畫恐王蠲
二君天天年十載歎莫贖今代史伯存危行光往蹟繫昔開禧年狂童叛
吾蜀非招詎肯住全身不受辱平林萃羣鷄高飛獨黃鵠屹如中流柱炯
若崑山玉元氣賴以存餘風屬頽俗平生慕龐公以安胎嗣續豈爲萬鍾
加居然一丘足晚山雲自歸春風草還綠代謝紛吾前靈臺獨無欲一從
身落南光廬蜀江曲中間離瘴癘人患文觸爛額皆論功考槃終不告
臨風一長嘯白駒在空谷元胡祇適紫山集道安堂記 欲子孫之貴富
安榮天下之人之同心也然而欲貴富而反得乎貧賤欲安榮而反得乎
危禍者皆是也是蓋溺於所愛以思掩義不究其理不窮其情故也夫物
之榮悴通塞人才之賢不肖成敗蓋有由矣人徒見春夏之發生長養萬
物各遂其性而不知收斂閉藏鬱抑涵畜外若挫折而內實培植以成發
生長養之功者乃秋冬之力也人與萬物一也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
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是以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獨孤臣學子其操心也
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詩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前賢亦曰富貴王不仁韓

文公亦曰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驢不見卿與相起身自犂鋤理固然耳然而知之者鮮矣憂子孫之賤而以賄賂逆合曲邀橫結求大官憂子孫之貧營田宅殖貨財藏金於耶鳩積胡椒八百石憂子孫之不才俊而使之乘肥衣輕結豪俠通權貴臂鷹走狗賓客滿門以求聲譽以是數者而觀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譬之使爲子孫者天資粹美必至於驕矜怠肆志得意滿善不進而惡日趨使其愚不肖其禍不旋踵而至然則爲人父母其於子孫生海死遺可不慎歟可不明理而遠思遠慮歟世之人於其所甚愛而錯繆如此於其所不愛而曰能盡其道吾不信也吾鄉提舉馬公彥舉置居第以傳子孫名其堂曰遺安其亦二疎龍德公李文靖公之心乎棄世二十餘年於茲矣易簀時子孫尚幼於今未表卓卓內處臺閣外列郡縣有良吏之稱晦德不仕者鄉里稱善人當時與公同仕並世今其子孫彫落靡絕者固不必數其誥誥繩繩成身立業爲何如哉聖賢之言馬公之志豈非明效大驗而不誣也耶至元十七年燕南河北道按察司從事石曙字德昭公之長子也再新門扁求書於武安胡祗通併乞言以誌其歲月故爲之說以書其左元姚燧集遺安堂記故上懷恩監州唐括君齊年友也以燧之生偶先兄命之其不恙時嘗請

記其遺安堂疾革猶促為將啟手足顧言其子師皋曰記成當奠几筵以告嗚呼君欲鄙文思死以待而吾遲忽於操觚其真負君哉追記之曰時有治亂故士有晦顯矣漢末世何時哉中原板蕩曹操託名討賊挾天子令諸侯孫策再戰而有江東以故龐公荊州馬依非依劉表蓋早是方無有日尋干戈之事為避地謀耳及表即隴上來候發不官無以遺子孫之間故對以遺安表終不白其心之不欲臣已徒高其事而去自今思之畎畝果可以盡天下之安乎是有二焉有定在之安有無定在之安有定在則道無定在則義猶權衡也加誅於兩則不安而仰徙石於鉤則不安而頻且錯置輕重於尺寸之間而不安有是焉況大此者乎三仁同事殷矣微子安去箕子安囚比干安死二老同歸周矣太公安為伐紂之師而鷹揚伯夷耻不聽其扣馬安亦不可必人之安伊尹又異是焉方耕草畝非不安也及湯三聘遂任天下之重一人之身始終之安自不能同者非易所謂時義者乎義之安可推移於一時道猶規矩也指匠亦止守此有不能捨以為方圓如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父止慈交國人止信非書所謂安汝止者乎道之安可不易於萬世以君止平一官商夷呼嚙毒竊不難為往既時其出至郢喻平而求終養其親以歸擇有道師其子為其成

材與自汴而鄂安而能徙及時其處臣貢塞子職供而父道周矣其安於
道義者何如君嘗深思乎故於先民歌哭聚族之地揭以是名其意以爲
取之古未若師之今與其法之人未若本之家然遺必有受師事其受者
也乎方壯矣好學有譽其行於家既如君之孝其親者孝其親其聞諸鄉
又如君之信於友者信於友推是移忠他日有不能如君事其上者事其
上乎君見龐公之策可施其時未可施是家於休明之世也大德龍集年
十月良辰日記李庭寓齋集遺安堂記 爲鄧周卿撰 要名爵殖貨
財開產業以爲子孫無窮之計此人之常情古今之同也然而浮華蕩心
多歲賈怨自中村而下鮮不以此敗其世者若州吁以寵祿滅身季倫以
家財達禍豈非將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歟夫古之君子深識遠慮遂推倚
伏之理坐照存亡之幾於是外富貴而甘貧賤使當年無負乘之譏奕世
享壽康之福此龐德公所以擺落紛埃超然高蹈不隸王公之餌者厥有
音哉其對劉表之言曰人皆遺之危今獨遺之安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
也嗚呼是言也可以爲萬世保家之法吾友鄧君周卿得遺安二字以榜
其堂可謂知所取矣僕辱與君遊既又稔知其爲人樂易至誠廉介有守
平昔安於澹泊苟非其義一芥無取棲遲鄉社保志全高雖聘召屢至皆

不屑就貽厥之美視古人無少愧其初名是堂也春秋委及五旬猶未有嗣續人亦笑其命名之迂也既而連獲雙珠卒如其志有識者以爲積善之報僕聞源淵者派長本深者葉茂士有純德至行而祿位不稱者必在其子孫蓋造物乘除自然之理今君行雖高而不需一命名已顯而布被終身其餘澤美社不卑之後人則將安歸乎且所遺之具既光明碩大矣抑將又有希世顯美之應政恐不止於一安而已第姑少俟異日當自見之如斯言也信丁巳五月既望南平野叟李庭記元陳旅書李氏遺安堂記後君子無住不安不能安則雖田野里巷之間皆危地也龐公以隱退爲安是果足以遺子孫乎車不覆於羊腸而覆於康莊之衢安危不繫於地而系於聞君子之學至于安而止也學至于安則窮達出處無不安矣然則人能教其子孫使致力於學不謂之遺以安乎李氏祖父皆以詩書傳家唐卿蚤以才學進用子觀又以明經領薦書則李氏遺其子孫者以學安之道在是矣故雖載高位登要津皆安所也龐公焉有是哉於乎君子豈獨遺子孫以安蓋特推之以遺天下之人此又名堂者之微意也歟蘇天爵滋溪集銘 醴泉李氏遺安堂監察御史唐命其子進士觀來徵銘銘曰伊昔龐公鉢視軒冕作訓遺安世克用勸林林生民孰慎猷焉

弗蹈于安而履于危如彼行人棄夫周路丹機險巇心悖神怖爰有君子
樂理循循或仕或隱垂裕後昆執法在廷風采嶽嶽于秀而文日敏于學
堂斯構矣又大厥基既崇既安其永無虞至善攸存慎終如始咨爾雲仍
尚安汝止同恕詩安者人所趨危者人所避壞壤穿宇間趨避每相戾若
者代水家廨役猶深嚴一朝位望傾往住無嘿類天工豈禍人驕淫理必
至何如猷猷身俯仰頗自逐春桑足稠稠秋禾飽饗踴躍冀難楚勞子孫
有長利非堂名遺安君諒識高義誰知千載餘復見襄陽朱嗣守嗟古難
遇庭皆今器請哦湖水詩安危乃一致王惲詩遺安堂為薛微之題靜
思富貴履危機醉着人心死不知愛然遺安堂上客此心還與鹿門期
清樾蘭皋有臥陰兩椽精舍倚雲深一觀春事東風裏劉表何人識此心
又因題前詩偶書山林長往廟堂居一襲時衣飯兩孟溫飽較來均
一緊忍尋機弄博頭顧陳衆仲詩遺安堂為龐氏題仲宣故宅生春草
千古高風愧鹿門誰作小堂
惟安堂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賦題鮑
崇翡翠依稀水竹峴南村
氏惟安堂 子鮑子為己之
學經世之貨授刃成風儒先吏師作焉新堂歸防暮遲惟安是名命陳子
賦之陳子曰世有至愉佚在己而非物士有真富貴非金珠之謂蓋是心